

《DWO_M》(夢境行域_手遊版)：Dreamland Walkers Online_Mobile

三之二・"王妃失蹤事件"

皂雅演藝經紀事務所的女性穿越者們✓

楠颯堂真美(《物件附魔術師》&《調飲專家》，專注於後勤。)

呼希・哈魯咖瓦(《靈媒》&《戰地密醫》，起死回生。)

褐起娜・井之頭(《魔術射手》&《獵人》，延伸攻擊距離。)

七煞透・金木(《刺客》&《舞蹈家》，魔法分身有等級上限。)

**其他偏戰士系主職業

《決鬥劍客》《忍者演員》《馴獸師》《輕裝探索者》《弓箭手》

《怪盜義賊》《劈力遊俠》《影斥候》《臥底間諜：盾之聖騎士》

**其他偏術法系主職業

《鍊金術士》《寶石工匠》《掃帚外送師》《物質變化魔法學徒》

《吟遊詩人》《幻皮術士》《魔彈炮擊手》《音樂家》《占卜師》

**其他偏信仰系主職業

《偶像歌手：團員》《武運巫女》《聖水退魔者》《荒野德魯伊》

《暮光補師》《喪禮祭司》《炎育神官》《巡迴僧》《巧言神棍》

目錄↘

(1)災區魚人→(2)海邊沙漠→(3)聖女失格→(4)可教化→(5)個資外洩

劇本展開.....

(1)災區魚人

【大頭汽球怪】緩緩飄過半空中，天際更高處另有流線型的形影高速飛過，人們對這一切事態早就習以為常，下青蛙雨還比較稀奇。

受【災星】傳播的魔法感染，同步影響各地，牽動禍害，海水倒灌而淹水的情況相對輕微，其實最麻煩的問題是「地震」。

海底地貌及陸上沿岸，地震波動搞得不耐搖晃的房屋倒塌，便宜土草屋或小木屋還不一定能壓死人，而磚厝樓房、砂石興建宅舍之類，一旦多蓋高幾層又偷工減料的話，住戶不容易平安無事。

待異漲之水勢退去，原先的沙灘居然莫名其妙擴張為「小型沙漠地圖」，近海處更多出數座謎之叢林島嶼，觀望島上高處存在著外地文化的建築物，類似神廟，面積比較大的島還有河流、瀑布。

單純改變自然景觀是無所謂，但隨之出現的怪物就糟糕了——

大量怪物出沒的「災區」，理所當然引來了在地僱傭兵、外鄉冒險者，宗教贊助的民間慈善團體投入現場救災，也有商人嗅得賺錢的機會而來。

代表貴族利益的騎士，首先出船去搶占賣相不錯的大島。

震災輕微的「魚人碼頭」區，海潮鹹味蒸散，路口矗立著一座「落難王子跟海魔女妖相擁」的歷史雕像，附魔維持清潔。

魚臉導遊介紹。「現在各位僱傭兵眼中所見到的，正是數百年前被篡位者軟禁不成，拚命逃出囚牢的茄嗑爽・水瓜・布雷卡勾王子，與王子妃結婚的紀念雕像；當年篡位者自行稱王，從處女到人妻都要強搶，一不高興就處死枕邊人，惡行是激怒民怨，最終遭到『碑礫騎士』推翻，讓優秀的人選繼承王位。」

王子拋棄了繼承權後，遂與千變萬化的海魔女妖登船，遠航不再返回故鄉……

魚臉導遊：「接下來旁邊這一家，是支持本地震災救難募款的土產伴手禮品行，歡迎選購實用又美觀的珍珠首飾、珊瑚工藝品，也有【未開封的海賊寶箱】抽抽樂，機會限量，願命運女神祝福各位！價錢一成計入慈善救濟專款。」廣告。

帶團買進耗費不會高出預算太多的東西，走理性中間路線，抓準了男性僱傭兵企圖討好伴侶的愛面子心理。

痛宰肥羊的摔盤仔行為，那簡直實屬下乘，達不到永續經營目標的廣泛客群回頭率；藉著附近的災區清廢再重建的真實場景，既能回饋在地民家，又能刺激顧客心軟的購買欲，何樂而不為？

「鎮店寶箱」大方掀起箱蓋，不怕人偷竊，因為箱裡容納的【詛咒金幣】誰拿誰倒霉，而鍍上一層金黃色的劣銅幣本來就不值錢。

配戴銀質聖徽的布袍修女眯眯眼，容貌年輕，對於「漂流物區」陳列的【沉黑煤玉念珠腕串】很感興趣，最後又多挑了幾件琥珀鏈墜、花紋瑪瑙髮夾，完全不看【紫水晶小礦洞多臂神像】一眼。

——封印條件是要混在商品之間的詛咒邪物，別沒事去亂碰。

僱傭兵小隊經過「美人魚公主泡沫浴」夢魔養生館夾道的巷仔口，女性僱傭兵趕緊抓牢情郎轉方向走，看緊緊，提防著那些體表點綴了漂亮魚鱗的「海潮魚孃」拋魅眼來勾男人魂。

鞋沾海沙。「存夠錢了，餘款足以挑戰『紅寶石與藍寶石姊妹井』！」《異端禁咒研究生》啃完【五香虛數海星乾】。

海星乾的神奇床事功效，歷久不衰。

「我對『小橄欖石』一心一意。」《魔劍霸者》一口飲盡【青金浮誇琉璃盞】保存的【體質壯陽秘藥】。

「哼！我今天就要為『金魚姬』贖身。」交叉兩大把銀刀背負在後的《黑魔法使》，直接公然在養生館門口掏取——

主要材質為【純潔白金】的聖物級項鍊，鑲嵌了蘊含天體璀璨光輝的各色鑽石，暗紅、昏黃、蒼白、澈青、熾彩、空霓等等，戶外路上公開露出，彷彿趁夜摘取下了一抹星塵。

傻眼。「這傢伙暈到腦袋瘋了誼。」當眾暴露上半身健美肌肉的《辦桌總補師》剝開【鹽水煮羽蟲蛋】外膜，體表小麥色閃動油光。

「不好說，異世界不完全等於原來的遊戲，所以不可吐嘈『金魚姬』是軟體。」裝備全身盔甲的《靈界偵探》分析著。

見有重寶現蹤，卻沒有藝高膽大的傢伙上前行搶；這一群據信來自內陸的強者們，可能是「第三次大穿越」入境的外鄉人！

對照過吟遊詩人傳唱的遠方歌謠，或許可以一一相應他們幾位冒險者的形象。

淡定喝奶茶。「活躍於上流階層交際圈的『金魚姬』呀……沒有印象，欠缺攻略資料。」《超重魔甲戰士》認真回憶。

「盜用玩家角色的反派線索，斷得乾乾淨淨，總之走一步、算一步吧——老蔡，奶茶拿好。」《鉅鉞勇者》咀嚼魚丸。

超重魔甲戰士：「你說什——」身體騰空高速飛升上天！

無形無色消隱痕跡的強韌絲線，直接將他吊起來轉圈圈，一般人肯定會暈頭作嘔得吐到喪失意識！

除了熟知內情的人之外，其他路人愣站著旁觀外鄉人的慘況。

驚呆至啞口無言的官方密探，因此拿反了任務日誌。

手指輕弄。「你們把他帶來這種賣魚肉的地方，非常不好喔。」她的表情很平靜，有意使她的未婚男友多多享受高空圓周運動。

——操縱著魔導絲線的《傀儡術師》，冷冷地看了過來。

然後睜開她的眯眯眼，氣勢宛如一位假扮修女的蜘蛛魔女。

超重魔甲戰士：「啊~~~~~！」眼花了。

異端禁咒研究生：「別看我們，都是他自己要跟過來的！」

辦桌總補師：「就是啊，快要結婚的成年人還這樣！」

靈界偵探：「會長大人英明！我們『藍色窗簾公會』加油！」

黑魔法使：「我想起來了，我與『金魚姬』有約。」急中生智。

魔劍霸者：「我也是！『小橄欖石』在等著我！」快步離開。

鉅鉞勇者：「雖然我這個外援攻略人手無意參與兩位的私事，但請延後再私下處理吧。」

人來了；正規騎士團以及駐地主教轄下勢力的穩固組合，再加上實力不輸玩家的著名僱傭兵、缺錢的魔術師，其中有些人見到外鄉人手頭上的「未鑑定聖物」，險些鎮定不住臉色。

貿然開戰，多半留不下這一群外鄉強者。

超重魔甲戰士：「氩庭妳放我下來啊~~~~~！」漸漸習慣轉速。

嘶~~這個穿布袍的外鄉眯眯眼偽裝修女，好可怕啊！同樣的恐懼感，也傳達給了本身怕老婆發飆的在地人。



站在「沙漠化」的沙灘浸潮處，遠觀海島之間，看得見貴族大船的白帆，而諸島被人登岸、插旗、駐兵，蓋起小規模的碉堡。

「第三次大穿越」還沒停止，通往海外國度的「遠洋航路」大約隨之改變，不建議探險隊一時衝動渡海送死。

拔刀。「嘿嘿嘿……」舌尖舔嘴角。「在內陸學法術的小姑娘，乖乖跟我們走，不要抵抗，交出你們的錢財，還有肉體——」

口氣混雜成癮性藥物的甜膩味，肉類腐敗的屍臭若有似無；攔路打劫旅人的蒙面強盜團騎乘駱駝，但胯下的動物不怎麼聽話，或許新抓來駱駝騎不久，手邊也沒有馴服座騎的道具。

「獵物」有四個人。

四個已經度過十六歲成年禮的「女孩」，她們都穿著【樸素的泛白灰色法師旅行寬袍】，無外顯的家徽或銀線紋章記號，僅各自標明四種顏色——火紅、寶藍、麥黃、粉紅，還來不及取出小杖。

「膽敢動歪腦筋的話，我的十字弓就會射過去喔！」疤痕強盜比了比從軍用品走私來的改造手弩，洋洋得意。

說時遲那時快，持刀強盜旁邊的夥伴一一接續停下嘿笑聲，有的從駱駝背上摔了下去，癱倒於沙面；仔細觀察，他們頭上皆插入一支本來沒有的弩箭矢，卻未流出活人那臨死之際的鮮血、腦漿。

「這是你們搞的鬼嗎？」凸眼強盜憤怒扣動手弩的扳機！

而零件早已損壞的手弩卡住，怎麼樣都射不出去。

女孩們得到了趁亂拔出小杖的空檔，未料，強盜騎的駱駝暴起發難、人立而吼，其眼睫毛細長的深黑獸目望向四人，張嘴不吐口水，

露出尖牙利齒及燃火的長舌，四蹄化爪尖，飢餓得想要撲向肉質鮮嫩的青春少女身軀！

強盜轉過頭去想要反擊「駱駝怪物」，驚訝地發現刀鋒砍不穿怪物的表皮，隨後，對方大口嘔出難聞的唾液，直接腐蝕強盜的頭顱；活生生承受痛楚，垂死的強盜七竅冒血，腦海渾渾噩噩。

——偽裝成普通駱駝的怪物，說不定是惡魔。

——淪為行屍走肉的同夥，配合演出「很多人還活著」的幻覺。

憑藉小杖施咒竟然擊不退的怪物，步步進逼，目視共有七頭，它們放任女孩們唸完簡化的實用咒語，即便法術之光確實炸在模擬駱駝的表皮上，結果依然是無法對它們造成有效傷害。

怪物無聲的笑容，似乎是在嘲笑四小法師的無力；至於那一波狙擊強盜頭部的弩箭矢，不必去在意，箭身並未挾帶足夠的力量。

說穿了，許多法術充其量只能虐菜，欺負一下凡俗物種。

怪物大嘴咬下去，未反饋像樣的血肉碎骨口感，撲了個空，獸目瞧見四張破損的圖文卡牌飄落沙地。

這是……坊間魔術使常用的術式卡牌，美稱「魔法卡」，沾染著使用者一人分飾四角的魔力。

回溯痕跡至源頭，七獸目光這時總算看穿了障眼法。

「啊！被它們發現了！」火紅髮色的女孩倒退多步，連忙服用魔藥，同時快速敲打她手邊的懸浮無音鍵盤，緊急叫出一面護盾！

她的身後，藍黑色短髮的朋友支撐起一座【隱秘帳篷】，另有金黃長髮的「雙杖法師」居中守護，金毛髮束矗指上蒼。

藍黑短髮：「整整七頭惡魔！早知道就去採藥草吃到飽了。」

金毛長髮：「採藥草的報酬賺不夠多。」目露凶閭。

當帳篷裏裏外外盈滿著淡粉紅、淺洋紅、桃皮紅、薄紫紅、春櫻紅種種魔光之時機，忽然間，謎之超巨大魔龍種土槌地蛇【鉢祇】降臨沙漠，僅僅「一小口」便懶散地吞噬掉每一具死體，再外帶七隻被震懾的駱駝怪物，統統消化，吞噬魔法加速分解。

根據契約，當「祂」離開現世前，會留下一些塞不了牙縫的「垃圾」，順道出清窩邊的廢棄物，幾乎堆成小山。

披頭散髮殘留魔光的召喚者累倒。「啊……水……」手抓沙子。

火紅髮色：「等一下！水來了！」【引水魔術】隔空承接清水。
金毛長髮：「總之還是先來幾發【貼身回復】吧。」抱緊作法。
藍黑短髮：「那我先去收拾場地。」分工。

隻身一人走向「小垃圾山」，不一定有值錢的事物；那裡，接受私人委託的兩位僱傭兵緩步靠近，任務是保護他們四人。

術法學院提出的「調查異常沙漠情報」工作，並沒有限制學生說不能尋求僱傭兵的協助，反正最後成果可以通過認證就好。

美貌的白髮女子彎下腰來，好奇地觀察「垃圾」；礙於錢少，最多只能再僱用第二位僱傭兵，所以白髮女子順口推薦了看起來很可靠的黑髮女性，短髮顯得英氣俐落，當初第一眼令人誤以為是帥哥。

白髮女子：「也算是掉落物吧。」沒有搶奪戰利品的後勢。

黑髮女性：「七煞透，小心有寄生蟲跳起來抱臉，別靠太近。」
持有【雙手連射機弩】戒備隱患，可能以前中過招。

藍黑短髮：「呃……基本上會動的都被吃光了。」手套直接翻檢。

與她們兩位僱傭兵的認識，不得不提及數日前的「王妃失蹤事件」——

但正確來說，當事人尚未進入宮廷辦好婚禮，那正式身分自然還不是王妃，也就是眾人跟著叫成習慣。

臨海的「百接王國」，國教「天龍儲金會」候補聖女，繼承順位遭到國教高層除名，後來被要求嫁給名義上大諸侯國的「國王」。

一旦成婚，那麼接下來諸侯國背後的「他國」就要開始伸手，展開一系列的操作，一環相扣一環，突顯「王妃」角色的重要。

被選定的王妃人下落不明，失蹤至今是第四天，超過了外鄉人俚語的「黃金七十二小時」，恐怕凶多吉少，卻也找不到遺體，無從追查兇手或綁架犯的真實身分。

能夠犯下這般罪行之人，幕後通常存在著龐大的盤根錯結勢力，而且透過這一樁婚事告吹，從中牟利，推算不少貴族存有嫌疑，個個具備犯案動機，反倒是王妃本人的人際關係很單純，竟查無初戀。

總不可能……是無關人等路見不平、忽略回報，於是帶走王妃，讓她有機會抉擇自由人生的冒險浪漫小說劇情吧？

藍黑短髮：「誒？前天那個新來的菜鳥僱傭兵呢？」

按照戰利品的魔法屬性分類，排列於沙地上。

白髮女子：「碼奈醬她啊，唉，被一個頭戴綠頭巾的討厭鬼拐騙走了，趁年輕，累積一點經驗和教訓也好。」

黑髮女性：「口是心非、表裏不一的男人，跟偏執狂一樣糟糕。」

藍黑短髮：「原來是這樣……」想多了嗎？

如果「碼奈醬」是王妃假扮的僱傭兵就太棒啦，馬上領取獎金，自己也可以暫時不用過著被魔法契約催債的吃草日子。

探索完根本沒多少寶物的沙岸一帶，那就得啟程返回最近的綠洲據點；綠洲代表地底下有水脈，途中經常冒出「流沙」、「潛沙魔物」、「海市蜃樓怪」之類的陷阱。

有的綠洲由劇毒孢子擬態為植物，誤闖者暴斃，飛過上空也可能中毒，多帶解毒藥劑是常識。

四小法師聯手召喚「二足步行鳥」，亦有「恐駝」、「跑陸鴨」之類的別稱，肉質與堅韌過頭的皮鞋味鴨肉相差無幾，難以消化，那不如多帶幾份乾糧在身上。

兩位擅長偵察蹤跡的僱傭兵在前開路，後頭是雇主們照顧著體能較差的隊友——曬不得烈日、怕被鳥啄，輪流幫她施咒改善體感。

——萬一隊友的魔力暴走，其實有可能會破壞地圖、毀滅資源。

黑髮女性：「七煞透，那女孩——是被稱為『活魔石』的魔人，對吧？會被各方勢力爭奪的不定時魔法炸彈……」

白髮女子：「嗯，沒錯，但如果變化為『魔神』，可是會比拿著神話武具亂揮的『魔王』，還要更難收拾。
當作沒看到，那麼『魔神』的另一面也不會顯現。」

兩者使用通訊道具秘密地交談，後方小隊則繼續「郊遊」，閒聊著明日的探險行程。

黑髮女性：「對了，七煞透，我有問題想問妳；照理說，我們差不多同時開始玩《DWO_M》，可是為什麼妳的技能、道具，綜合實力會比沉迷遊戲的課金玩家還要誇張？」

面對面質問，眯眼觀察當事人表情的細微變化。

白髮女子：「嗯……這個問題，我從很早就開始懷疑了，不過除了手遊的《DWO_M》，我也有註冊《DWO_VR》，之前直播《DWO_Fake》單機打通關。
在我矮如小學生的年紀時，住院練過一陣子《DWO》

的男角暗黑術士，結果查到『老婆』是中年大叔，真令人不太想懷念。」殘酷而現實的記憶。

一樣都是小女生的話，說不定多交一個朋友。

黑髮女性：「咦？不是玩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白髮女子：「玩遊戲要放鬆，在現實裡拿槍就夠了。講到中年大叔，有一次臥底任務，保護對象當GM，開了《DW_TRPG》的六人團，我為了人設，不得不扮演兔之部族的《祈月禱師》，後來常常夢到自己穿越到遊戲描述的異世界……
現在，倒是真的穿越了。」

黑髮女性：「難道這就是問題的答案？」漏洞百出的說法——

白髮女子：「『以前』也有玩家穿越，如果能比較前後狀況的差異，或許答案比我們的想像更加離奇。」

黑髮女性：「原來妳不是被鬼東西奪取角色身體嗎？」

白髮女子：「我剛穿越時，衣服只剩破布，有可能發生過相當慘烈的賭命戰鬥，但我記不得相關的事情。
清點庫存，就算遺失了哪幾件神裝，一時之間完全想不起來。」於是放棄思考。

不管如何，調查清楚這個異世界的「規則」，行事穩重一點，誤打誤撞反穿越回去的機率不等於零。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2)海邊沙漠

喜好潮濕環境的物種，絕對不可能主動靠近「沙漠」一步。

原本蓋在沙灘周遭的海邊房屋，在被捲進天地異變的當下，有的建築物幸運地轉移至綠洲附近，未知的遺跡旁邊則次之，最慘的則是座落於看似一望無際的塵沙之間，有沙丘陪伴。

幸好，嶄新的沙漠地圖夠小，理論上人在渴死以前走得出去，總面積就那麼大。

出海有魚可釣，因此貴族普遍僱船探索新生的大大小小海島，把海水加工為淡水比較容易，沙漠水源難尋。

荒涼之地，多肉帶刺的仙人掌結果酸澀，主幹膨大的胖胖樹相當醒目，偶然突兀地又出現了不應該生長在沙漠的植物，但前仆後繼的僱傭兵不甚在意，下遺跡、盜古墓，先搶先贏。

而原本生意被觀光大酒店搶走，長期門可羅雀的海灘小旅館，一夕之間偏移至「最佳地點」，旁有綠洲水源、小片矮樹林，步行可至令考古學家嘆為觀止的上古遺跡群。

小旅館位居海岸線、港口城市之間，最短線跨越沙漠的路徑上，肉眼可見熟悉的遠山，又能作為攻略沙漠核心區域的中繼站，短短幾天便成為新地圖最著名的地標，讓綽號「戰爭寡婦」的商人率先買下，發展出僱傭兵的群居地。

頭頂長貓耳的「戰爭寡婦」，代表了她所屬的「動物商會」，商會成員一律是所謂的「獸之部族」、「半獸人」、「野蠻獸血亞人」，整體立場傾向不支持發生戰爭。

喝聖水。「這一張懸賞告示……是怎麼回事？直接印刷王妃的肖像畫，搞得王妃好像是罪大惡極的通緝犯一樣。」

《流浪漢》站在【公布欄】前喃喃自語。

表面上是喃喃自語，其實是講給轉接話語的【助手小精靈】聽，情報再傳送給冒險者的公會。

【公布欄】屬於廣義上的「傢俱」，品質夠高的話，可自動識別重複的圖文並拒絕濫貼，甚至把時限過期的告示狀，回收後再生成空白紙張，獸皮紙、纖維紙皆可。

最神奇的效果是，無論痛恨外鄉人的「排外派」騎士經過【公布欄】前多少遍，對方都看不出這是屬於外鄉人的物品，多半當作民間的魔術道具。

入口未知的遺跡近在眼前，斥資增援災區的各大宗教勢力，早早卡位，背後的貴族派系動得很快，宛如蝗蟲群飛往農業區。

某某教會僱用的「翼之子民」扮演天使，頭上飄浮光環，或在後腦勺邊裝置光盤，一身行頭主要是聖潔白袍搭配教具，隨著神職人員到處傳教，有意趁機策反異教徒改變信仰。

「『沙漠蛇孃傭兵團』限招男性入團，條件不錯誼。」心動了。

「你瘋了嗎？那擺明是要榨乾沒常識的新人！加入傭兵團要考慮成員的組成比例，有很多都是異種族繁殖期的詐騙廣告。」

可想而知，實情險惡得開不了類夢魔店……

眾多僱傭兵圍觀【公布欄】，兩面都可以張貼。

「常態任務！清除死因是瘟疫的【腫脹自爆行屍走肉】！！」「矮人私釀燒酒易燃，請勿貪小便宜買到劣質假酒。」「誠徵具備拆除陷阱技能的『半身人』，意者請洽『彼方遠征軍』。」「災禍預知！未來七日內可能出現【沙塵風暴惡魔】！！」「公開情報！區域極端驟雨

恐使腐毒孢子綠洲擴張領域，能繞著走就繞遠別靠近！！」「天乾物燥，小心火堆。」「嚴禁在遺跡內部施展【大地震術】。」……

奇裝異服的外地魔術師擺攤賣冷飲、【法師之手】搖搖杯，薄利多銷，幫手是幾個戴著護額的蒙面防曬孩子，細聽口音是少女，體態纖瘦且柔韌，還會順便抓捕扒手。

吸一口消暑涼喉藥草茶，轉頭看見人群裡一陣騷動——

「出現了，近來不可小覷的五女一男後宮隊伍，『黑獸』——」持有自製符紋手把的《把柄之手魔導士》，低聲告知同夥。

「你說什麼？」手一抖，差點打翻了「曉女牌」糖珠汽水瓶。

人們自動讓道……

「黑獸」的黑衣隊長，左臂裝備【集換式卡牌決鬥盤】，燙金家徽彰顯了他本人繼承的貴族血統，轉職已至《印卡師》。

後宮初始第一人是貴族的犬孃私生女，覺醒了《踏墊舞者》的祖傳異能，濃黑的毛髮充斥魔力，平時嘴癢而啃咬魔獸的遺骨。

負擔部分行李也管錢包的黑驢孃、擅長利用詛咒的黑山羊孃、背著巨劍的黑肉牛角孃，殿後者為臉戴【凶獸假面】的上古黑服魔偶。

但因為黑色吸熱，所以他們老老實實披上米白外袍，行色匆匆，腳步趕時間的樣子。

他們要去哪裡？不臨時拐進陰暗巷弄，亦不跳上魔術沙磚屋的牆緣，奔踏屋頂大概會踩破弄傷腳，大大方方走過街頭。



各種各類「神位獸魔」遭到粗勇的詭異鐵鏈綁成龜甲縛，任誰踏進遺跡最深處核心的密室，都愕然地目睹這般難以言喻的場景。

不管對方的分肢數量多寡，一視同仁地無差別龜甲縛，連軟體跟觸手怪也通用，技能堪稱出神入化。

無可名狀。「眼球魔怪【獸之妒目】也被綁了……莫非《翠玉祕錄》記載了特殊的龜甲縛封印術？」嘆為觀止。

跟在「黑獸」隊伍後方的《紺真大主教》屬於「三柱教」，傾向三柱之一的「大地母神」，雖說他平時向「深淵門鎖」、「空中樓閣」祈禱，也都能夠獲得回應，但最拿手的還是地屬性法術。

「才沒有記那種東西啦！」綠頭巾稚女即刻反駁！

瘦巴巴、穿短褲，裸足踩地的稚女套一件開襟背心，不知為何裝備了多餘的纏胸布；如果表情去除邪氣，倒還算是可愛。

「補全架構，具現化人型外貌實體的『魔導書』——」之前只是聽說過，原來不是吹牛？黑山羊孃小蹄步縮到隊長的身後。

其餘隊友繃緊臉色，現場……太多個最好別扯上關係的「人」。

長得像人，本質卻不一定是凡人。

看一眼【秘銀魔機懷錶】。「你遲到了。」持有魔導書《翠玉祕錄》擴充版本的《咒念師》，坐在不知哪來的摺凳上，吃布丁。

是外鄉奶精咖啡凍風味的「七彩蟲蛋布丁」，大鍋盛裝布丁。

黑獸隊長：「師傅，我們提前一天到達，試探謊言的套話就先省略過去吧。」相當了解對方的言行舉止。

其他先到的勢力繼續調查密室，並不打算干涉門口處的談話，正常音量並未遮掩，省去了特地偷聽的工夫。

吃布丁：「喔，原來是我看錯了啊；帶上床的隊友，每一個都是有組織撐腰的邪神關愛者，連續五尊不重複，可見貴族的雅好歪得見鬼，發作了蒐集卡牌的強迫症。」

黑獸隊長：「邪神？」登時意會對方的酸言酸語！

然而，五名後宮隊友連動也不敢動，忍耐著恐懼。

——傻瓜才會輕舉妄動！

吃布丁：「這麼沉得住氣啊？也對，契約了生死狀的臥底任務，功虧一簣又要重來很不好，那就當作身分尚未暴露吧。」

黑驢孃：「您這是什麼意思？」話沒說破，態度先裝傻。

吃布丁：「一個男人牽制住五名間諜，此等戰果功不可沒；有的國家是間諜當上皇后，或是在宮廷裡玩弄著外鄉人的乙女向遊戲，呼風喚雨，還倡導當地貴族交換陪伴、群聚狂歡，下場是疾病流傳，生出異物的子嗣就滅國了。」

咳！咳！「埃辛戈壘斯殿下，以您的身分，隨意批評他國的內部事務，恐怕會引起外交糾紛。」《小提琴聖女》聽不下去。

吃布丁：「『埃辛戈壘斯』這是隨處可聞的菜市仔名，早就沒有什麼『殿下』。『第一身分』死於邪神的詛咒，『第二身分』的聖騎士死於魔王決戰，『第三身分』不見人影。

請別認錯人了，三柱教的三明治大人。」

小提琴聖女：「以姓氏稱呼本聖女大人，『殿下』真是愛計較呢。
唉~~『殿下』可能比較喜好某國宰相的三女兒。
可憐哪，青梅竹馬比不上天降的年輕妹妹……」

角落處憋笑的混亂呼吸，聽起來格外刺耳。

吃布丁：「言歸正傳，」轉移話題當機立斷。「你那六張【卡牌替身】還在路上閒晃吧？別回收，過一段時間再銷毀，有比白毛妖兔外鄉人更麻煩的『異物』趁亂入場，潛伏著不好對付，為什麼就不能像你們隊友五尊偉大神明自曝其短呢？」

黑山羊孃：「褻！褻……褻瀆……」羊毛腿在發抖，哭哭臉。

黑獸隊長：「我理解了，意思是，師傅又要給出超級危險的難搞任務，沒錯吧？先講好，要我當雙面間諜欺騙她們，已經超出我的能力。」自知之明。

吃布丁：「放心，我知道你不行。任務很簡單，進行長達半個月的『新手僱傭兵在沙漠探險體驗營』，正式的仲介所委託，當保母、有錢賺，但出海登島以前要先申請。
假如找到寶藏，記得多少回捐一點給災區，幫她們五個臥底仔建立好正面的慈善形象。」

黑獸隊長：「當面點破大家的秘密身分——師傅，如果我學你這樣口無遮攔，已經不曉得死幾遍啦。」

吃布丁：「嗯，你說的都對。」敷衍的口氣。

綠頭巾稚女安安靜靜旁聽，她始終保持一臉「我要想出辦法搗亂再逃走」的睿智微笑，想法很容易被猜透。



異常沙漠的邊緣，果然，埋伏著企圖搶劫過路人的壞蛋，但不一定是本地靠海的武裝山賊，其中亦有少部分是海盜嫌天氣差就沒出船。

僱傭兵如果淪落至此地步，怕是連「石器哥布林」也打不過。

舔嘴邊的零食辣油。「有錢人來了……」搶匪首領比手勢暗號，居高臨下，地形進可射、退可逃，險中求富貴。

前往災區的車馬，看似載運大量的貨物，但一無僱傭兵當保鏢，二見不到像樣的軍隊沿途保護，感覺很容易收下買路錢。

腳步聲踢石子。「嘖、嘖，沒有『穿越者』在這裡啊。」遺憾。

搶匪跟班：「誰在那裡——」視線往上飛了起來，血色飛濺。

商隊大白天趕路運貨至災區，而搶匪原本打算反其道而行，選對方誤以為光天化日之下沒人敢動手時出擊……

收劍。「居然只是普通的搶匪？真是浪費我低調奢華的劍技。喂，我們『法統處刑機關』的情報網是不是有問題啊？難得發生了『第三次大穿越』，卻殺不到幾個穿越者。」轉身一問。

「你問我？我又不知道線民有沒有問題。荒郊野外的，下等人死了就死了，結束搜查就先回遺跡旁邊蹲著吧。」收筆記本。

出外勤的任務，不太適合穿「法統處刑機關」的制服。

低調奢華：「『第三次大穿越』在轄區裡最棘手的穿越者，就是那個躲在毒沼廢土開店的『七煞透・金木』——」

前去謀刺的「劊子手」是有都活下來，卻變得瘋瘋癲癲，或是陷入極端的恐懼妄想而不可自拔，一個又一個淪為語焉不祥的廢人。

那些人間蒸發的「個案」仍然不知去向，嚇壞了組織高層。

筆記本：「前幾個人行動失敗，後果是這一批穿越者整體提高警覺，開始懂得隱瞞身分、偽裝為在地人，遣辭用字學腔調。」

仗著超常能力就無法無天的穿越者，頓時成了稀有動物，機關實驗室更因此短缺研究素材，也只好把重心放到其他項目上。

低調奢華：「可疑的是，少了穿越者的貨源，為何『強化魔藥』的產量有增無減？就算把貴族私自召喚的異世界人統統抓來榨汁，那也是前後兜不上。」

筆記本：「靈魂穿越、記憶穿越、意識穿越等等，頂多攜帶『知識』，外掛則有強有弱，不像是肉體穿越很方便手術移植，邊角料還能添加在各種秘方藥物中。」

異世界的知識，時常不適用於穿越後的世界。

低調奢華：「希望穿越者能夠復活或再生……源源不絕的魔藥原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這兩個人自以為沒人聽見的閒聊，待在荒林野地，照理說是絕對不可能遭到旁聽的——

出乎他們意料，搭乘「動物商會」貨車的人員，有相當多是天賦聽覺能力的獸之部族。

獸血異能的進階，把背景雜音過濾掉不難，起意選擇收聽特定的談話聲也辦得到。

長長的兔子耳朵，不慎收聽旅途裡的無心話語。

路馬車路馬車路馬車路馬車路馬車路馬車路馬車路馬車路馬車路路路 (3)聖女失格

毛髮橘黃色如焗烤乳酪千層麵微焦時，有貓耳跟貓尾的未亡人經商為業，身型豐腴，而她那已故的丈夫死於醜聞，聽說屍體被發現在外遇情婦的住處，行兇者是情婦與其男友聯手犯案。

為了讓死因變得好聽一點，遂美化為「遭到戰爭波及」，即使陳屍地點和戰場間隔了約半個月的騎馬路程。

首先租出帆船供貴族探索新島，準確瞄準商機的商人，也是這一位年輕時當過僱傭兵的「戰爭寡婦」。

戰爭寡婦：「喬琪喵，房間睡得好喵？」混血兒的面貌偏向人類。

貓科獸人亦與半妖精生得出孩子，由人族血緣搭起橋樑。

名喚喬琪的雀斑小姑娘昨天才到，棕色頭髮捲柔，她經歷過被邪教徒綁架的經驗，後來外出時的「自由」更加限縮，不管去哪裡都要有犬孃保鏢跟隨。

獸之部族與族外的混血後代，不一定會覺醒獸血的外觀特徵，但至少略微增強體能或感官的靈敏度，學習特定獸語則要靠努力。

棕髮雀斑：「伽扉夫人，房間非常舒適。」不考慮犬孃的打呼聲。

他們待在小旅館一樓適合會客的起居室，窗戶面向綠洲之樹，葉影擋光，偶爾瞥見遠處的異國魔術使逛過湖邊，小杖藏袖裏，人群觀察著湖面上空加蓋的魔術棚架，減緩湖水蒸發的消耗。

棕髮雀斑：「聽聞駐軍找上了一群僱傭兵，懷疑他們是外鄉人，可能涉嫌綁架未完婚的王妃，事情鬧得很大呢。」

居然沒有打起來？著實讓看好戲的人們大失所望。

戰爭寡婦：「喵事情很敏感喵，沙漠遺跡引來喵多僱傭兵，除了作白日夢喵初心者以外，喵不是老手，就是間諜別有目的喵。」公然接受國王招安的外鄉人，人數不如預想。

最近的外鄉人比較聰明？變得不容易上當，很難騙。

棕髮雀斑：「當時拯救我的美麗白髮姊姊，好像就是外鄉人；不過人

有善有惡，也不是所有的外鄉人都是惡徒。」

迫害「獸血」的激進派在地人，造成的危害更大。

稍等清水煮滾好泡茶，四名客人如時抵達；為首者邁入房門，穿著寶藍色法術圖紋標識之外用旅袍，亮黃的金毛長髮綁束而偏放一側，時常可見鹹奶酪口味的炸玉米餅脆片在於她的頭上，傳說是魔法小精靈的惡作劇，趕快吃掉才不會過期。

第二人的旅袍則是麥黃色圖紋，藍黑短髮更顯瘦高身材的酷帥氣場，口中咀嚼藥草，然後看到滿桌的點心就睜大兩眼……

火紅頭髮的學妹排第三，表情好奇地左顧右盼，看過來、望過去，其袍飾圖紋一樣是火紅色，胸前懸有記錄圖像的外鄉魔術道具。

最後那一個人——

棕髮雀斑：「咦？我記得術法學院的第四種顏色是『祖母綠』才對吧？」混合來看，大致上屬於溫和的粉紅色圖紋。

當事人的臉色蒼白慘然，抑魔髮飾阻礙不了她滿頭的粉紅魔光，披頭散髮，瀏海垂遮眼，看得出來是會讓男人心生欲求之麗容。

金毛長髮：「穿在飛恩麗露身上的長袍，底色沒跟著變成粉紅色，那她學院的學院長就該謝天謝地了。」調整領口蝴蝶結。

藍黑短髮：「終於不用再吃發酵酸味的沙漠麵餅——」小口啃甜點。

火紅髮色：「飛恩麗露，來，我們坐在一起。對了，和我們同隊的僱傭兵大姊姊兩人組去籌備物資，要先向喬琪和伽扉夫人轉告一聲，看能不能跟她們認識的商家作生意。」

談好了生意，介紹人可以居中收一筆紅利。

戰爭寡婦：「什喵商家？」眯眼觀察狀態已飽和的抑魔髮飾。

棕髮姑娘嘗試餵食情緒很緊張的飛恩麗露，也擅長馴化動物。

火紅髮色：「對方看起來是中年轉行的僱傭兵，說有門路接觸『外鄉人』，但建議還是先跟對方面對面交談後，再作打算。」

金毛長髮：「他們有託付我們把樣品帶過來。」取出包裹。

外鄉魔術結合了上古文明科技的民生用品，附說明書，也許不具備太大突破性的劃時代用途，只是讓日常生活變得更方便一點。

粉紅魔光：「這個味道……刺激了我成為一個偉大吟遊詩人的新靈感

！」對於遺跡附近綠洲出產的神秘果實，她很好奇！

棕髮雀斑：「吟遊詩人？」術法學院……應該跟吟遊詩人無關。

金毛長髮：「飛恩麗露想當吟遊詩人的夢想，在我們隊伍不衝突。
我阿諛裘，計劃振興月許令葡家傳的『音樂魔法』。
綺藕嫌『治療魔法』通俗，再多修一門『音樂魔法』。
想學『音樂魔法』的辰庫攸非常好，毅力可嘉。」

戰爭寡婦：「喵喵喵喵……」這時候喵喵叫表示鼓勵。

論起阿諛裘與喬琪的交情，可追溯至幼年時那一場街頭群架；被兩名凶狠雌小鬼正大光明揍趴的小混混，自然是弱得後來在地方上混不下去。

「上南沼小雙煞」，長大後各奔西東。



【鴿子封包】飛過綠洲的晴朗上空，底下的商業地帶搭架子、覆大篷，營帳林立，無法規控制的小屋排排列。

擺地攤的租金最便宜，然而攤位上禁止販售違法成癮藥劑，其他像是號稱強力的附魔不實武具、超敏感爆裂物等等，一概不得買賣。

提供有對價關係的「肉體」或勞力服務皆可，狹義上嚴加管制人口走私、奴隸通路，尤其是通常和邪教儀式掛勾的人體器官內臟生意，被查獲的罪犯必須接受長期調查。

急切的腳步聲擅闖大帳篷！「歡迎光臨！」嬌小浣熊孃甜喊！

「齁？找到了一一『失蹤的王妃』，果然就是在妳的手上！束手就擒吧，假扮『旅法師』的臭女人！」右手的食指，直指著對方。

被找麻煩的帳篷主人，啊~~一大口哈欠，睜眼帶淚，鎮定地面對帳篷門口的「半妖精」；隔好幾代覺醒的妖精血脈，使得不速之客的容貌美得超凡脫俗，倘若不去注意她一身上下的詛咒裝備，這也就只是一個氣場強悍的貴族小姐，髮色閃映銀光金輝，蘊含魔力靈彩之雙眼炯炯有神。

帳篷主人：「『搞笑役令孃』，妳又來鬧場了；人家又沒有走完婚禮流程，怎麼算是『王妃』呢？」喝茶表現解渴。

小浣熊孃照樣子遞上零食盤招待客人，對方理所當然見椅子就坐下，心安理得邊吃邊說。

貴族小姐：「王妃的『失蹤』，不管是誰起的頭，終究擺脫不了『安排接應』、『逃跑路線』、『藏身地點』這幾件事。」

自備茶水搭配零嘴，當作她自己家一樣。

貴族小姐：「首先，貴族騎士與這個國家的國教，已然布下天羅地網，密探有那麼多眼線在監控，更顯得『那個男人』很可疑；八成是因為做了虧心事，所以才會乖乖幫忙整頓遺跡。不心虛的話，他人早就去偷雞摸狗了。」

後面進門的長白髮、短黑髮二人組僱傭兵，搭檔倆暫不打擾訪客與熟女老闆的對談，由小浣熊孃引導去挑選商品。

貴族小姐：「封鎖線沒攔到人，代表王妃既沒有逃往內陸，也不是成功偷渡出海；若是躲在耳目雜多的碼頭城區一帶，想必會比荒涼的沙漠還要危險。而且妳在這裡，犯行肯定有妳這個共犯一份！」

咬無花果乾咬累了，搞笑役令孃灌茶清喉。

帳篷主人：「已經嘴完空想邏輯的推理嗎？本店是作生意的正經場所，沒空理妳這麼閒的權貴。」

貴族小姐：「呵，仿人皮封面的瞎編魔導書，來路不明的骸骨戰士標本，標籤寫『聖血』的溢價治療藥酒，還販賣成堆的騙小孩民間故事圖本，贗作及偽物不計其數，妳這裡難道不是專賣假貨的詐欺慣店？」

帳篷主人：「妳這是在毫無事證根據的公然毀謗！看我保留律法追訴權——賣一個探險家的夢想給顧客，此乃本店的宗旨！本店經銷的【耐久火腿乾肉】，可是我朋友的好手藝。」

貴族小姐：「火腿仿冒標章的圖案，跟產地保障的正版相差無幾，完全是魚目混珠，硬要抬高價格，賺的都是黑心錢。」

帳篷主人：「天真無知的貴族傻妞，只會亂噏聲，妳還是乖乖去找一個笨蛋夫婿嫁了吧，入贅八成會敗光祖產。」

貴族小姐：「妳說什麼……？有膽妳這騙子再嘴一遍喔——！」

不定期發生的尖酸刻薄爭吵，通不過隔音良好的小結界，沒影響到帳篷隱匿的「異空間」；穿過方向感失常的暗門，隨即來到某處上古遺跡埋於淺地層之靜園，矮樹稀疏，採光透入暖陽，已修復的噴水池周邊生長花草。

小浣熊孃的尾巴毛茸茸的，毛色發橘紅，吸引了獸控顧客的視線；然而，分布於園地展品區域的「魔偶店員」服務無死角，想吸浣熊尾巴得必須先付費才行。

欠缺大招必殺技的顧客，陷入了選項難題，【可拋棄式自爆魔劍】只能炸一次就報銷，但正經戰鬥的優異附魔兵器很貴，而估價兩極化的詛咒武具用起來如履薄冰，鑑定漏了致命條件更麻煩。

極度暴露身材張力曲線的人造情趣系防具，則嚴守一分錢、一分貨的原則，用心作工精美，保證能夠在預算內買到堪用的好貨……前提是，買家敢穿在身上出任務，一克服羞恥心就變強。

魅惑氣質跟《闇黑欲靈術士》差不多的夜行妖精，卻穿著趨光陣營的女用補師聖袍，不畏日照，正在那裡纏著戰士男伴，手指的方向想買【夜賊受縛PLAY特化！彈性魔術不破貼身衣】，攻勢進逼得讓對方招架不住，惹來低聲的怨恨詛咒碎碎唸……

理性的術法系職人遠走角落，需求耐久的室內可摺疊式健身器材；許多魔咒恐間接耗用生命力，或攻擊心智，所以不得不鍛鍊肉體及自我意志，「室內健身」剛好符合最低成本，對逃命也有利。

經常消耗的儀式媒介耗材、長短魔法杖、瓶裝藥劑、保險捲軸、附魔筆記本、速記技巧法術書、戲法輔具等等，市面上反而容易買到魔術工房量產的廉價品，用了不會爆炸就該偷笑。

小結界的防盜功能，自動顯現潛行者的身影，專門針對圖謀不軌的惡客、小偷，也妨礙飛行道具在店裡被動用。

兩人組白前、黑後，繞著噴水池逆時針步行七圈——

偵測完她們身上未隱藏惡意、詛咒傳染、追蹤術式等，然後往旁邊看，即可意識到一大面鏡子，底座靠緊牆邊，頂端達到約兩層樓高的室內天花板，鏡框擬似赤銅質感，寬與高構成了黃金比例。

大鏡前頭的「碼奈醬」，坐擁著一堆這個世界的上古遺物，拼湊出暫時的魔術工房；空間獨立分離，即使密探來來回回搜過好幾遍，腳步也無法觸及她的所在地。

「碼奈醬，我們冒險又回來啦。」白髮女子帶點心探望。

在地僱傭兵多為奇裝異服，而外鄉冒險者要是打扮太過樸素，反倒會被當作混不出名堂的鄉下俗。

「七煞透~~禍起娜~~，我剛才太專心了，沒注意到你們過來。」

遭國教高層除名的聖女人選，流長的烏黑髮質泛著珍珠渾光，容顏未脫稚嫩，下巴不再嬰兒肥，個頭尚處於發育長高的階段。

人已經換穿常見的民間易破布衣，但出門時恐怕得遮掩她的一對異色瞳——天生雙魔眼，左眼的色彩無可命名，右眼之色則頻繁變換，令執著於此的心境陷入混亂，擔憂自己中了幻術。

褐起娜：「所以這就是妳說在災區找到的鏡子……」好大。

剪短了的黑髮不妨礙視覺，觀察鏡面未出現裂痕；判斷也是魔法造物，有別於魔術師收藏於書房的古董，尺寸超過太多。

七煞透：「為了這一大面鏡子，那麼多人不惜一切代價，拔掉妳的聖女位子，再逼妳嫁給其他國王，甚至還有成群結隊的刺客闖入住所，感覺它藏有關鍵的大秘密——」

碼奈醬：「被除名也好，成天怕有長相可愛的後輩來一刀背刺，那才可怕。」叉起肉餡派吃。「基本上，我差不多摸清這面魔鏡的幾種用途；看在你們曾經幫我對付殺手的交情上，說不定魔鏡有功能可以幫到你們。」

褐起娜：「認真說起來，我們好像只有帶著妳的可愛男孩子替身，引開追兵。」

謎之綠頭巾男衝出來偷襲，擾亂了敵方騎士的包圍網，還大喊深淵魔軍開戰了，放假消息轟轟轟轟轟；詭異的後續發展是，這幾天的通緝令要抓「頭巾男」，重點註明「頭巾會變色」，搞得戴頭巾的人們遭到盤查，於是大家改戴帽子。

七煞透：「褐~~起~~娜~~，追加報酬對冒險者也很重要。」

碼奈醬：「沒錯，我老家的外鄉人先祖，也留下過類似的箴言。」

不曉得哪一種功能幫得到朋友，乾脆簡單介紹過一遍。

碼奈醬：「不考慮耗費龐大的魔法，魔鏡可發動的『鏡子魔術』，概念分類為『反對』、『吸納』、『通靈』、『偏離』、『觀察』、『虛實』、『顛倒』等等，也屬於女性魔術師的必修法術。

想蒐集情報的話，『觀察』的功用廣泛……」

聖女熱衷於研究魔術，算是個人的一點小興趣，無傷大雅；然而從敵人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一個捏造謠言抹黑她的好藉口。

褐起娜：「遠距離窺探活人的動態，有可能被對方察覺嗎？」

碼奈醬：「這個嘛……不一定，絕大多數人被偷窺根本無感，但凡事謹慎一點，最好還是不要任意去接觸比自己強大的存在。」

尤其是「神」。

七煞透：「那——我想看看『我自己』；就算有『另一個我』在活動，總不可能強到我應付不了的地步。」謎之自信。

褐起娜：「未來難以預測，那我就看之前追妳的那些殺手的『過去』，間接回溯，有機會觸及寶貴的情報。」

碼奈醬：「嗯~~好，先從七煞透開始看。」埋頭開始操縱魔法陣。

喊「魔鏡啊、魔鏡啊」就有反應的人造智慧魔鏡，由於只會呈現當事人想要看到的畫面，所以僅供娛樂用途而已。

勁裝幹練的白髮女子，站在鏡前，不自覺地擺出她去拍攝流行雜誌照片時的架勢，穿出了荒野冒險者的滄桑風格。

隨後，她們三人的三對眼睛，同步瞪大——

鏡之畫面上，映照出熟悉的咖啡廳景象；穿著古裝特色制服的當事人倆照常打工，畢竟事務所的工作並非排滿滿日夜時程，閒著也是閒著，偶爾還被狗仔記者當成「整型模仿偶像明星的美容女孩」。

褐起娜：「Lyco-Reco店裡有日曆！訂紙本日報！電腦上也有日期！碼奈，有辦法把鏡像移動到特定位置嗎？」

碼奈醬：「沒問題！七煞透，麻煩運用妳的意念，探索異世界。」

主觀視角偏移，一一巡視過鏡像此刻的時間……

碼奈醬：「這一面魔鏡超乎我的預期，似乎能夠連結到你們原來的世界；有誤差而延遲，是必然的，但不可能瞧見後知後覺的未來，那保證會讓魔鏡當場爆炸。」

褐起娜：「七煞透，這個情景發生在——我們穿越過來以後？」

怎麼回事？有兩個人已經穿越，那留在原處的「她們」是誰？

七煞透：「數字吻合……假如我們正常結束掉海外的工作，回家後差不多是這個時間點。

所以問題來了，要嘛『她們』是偽物，不然『我們』就是虛幻的假貨；眼前線索不足，無從辨別。」

褐起娜：「套用平行宇宙的假說，也可能兩條並行的世界線都是真的；比如，我們的意識附會於遊戲角色，不知為何在這個世界具現化出我們認知的實體。」

碼奈醬：「會不會……魔鏡顯現的是你們想看的影像？雖然我確實能感應到『次元之壁』微觀縫隙的異樣……」

七煞透：「我想看的，應該是導致我們穿越的幕後黑手，通常演出是『黑化七煞透』鑽出鏡面的最終大決戰——」

褐起娜：「那是經費短缺的B級片常用橋段吧？我跟七煞透在一起就滿足了，鏡子大概只能看到我們兩個站在一起。」

碼奈醬：「兩條平行世界線的關聯……其中有陰謀，往後要作更多調查。接下來，輪到我們三人都接觸過的殺手。」

「過去」確定發生過，「時空相位魔法」所造成的修正，則僅僅是不可宣揚的補漏，任何洩密皆會遭到隱力抹除。

鏡面浮動漣漪紋路，追索殺手現身前的時日，總之先找看起來很可疑的場景，同步各別檢視，三人分工合作查閱過往。

褐起娜：「這個，很像是召喚魔法陣，站著噁心的異次元怪物……比較弱小，之後……怪物被人捉去『廚房』？然後、然後加工成魔藥？藥劑的色澤，和黑市的『強化魔藥』差不多……」

殺手在魔藥的生產線打工，賺錢多多益善。

七煞透：「偷搞召喚魔法陣的人很多啊，宮廷、地牢、廢墟、野外，受召喚的……看得出來，不一定是地球人，但人型的穿越者，被抓去監禁、當作實驗動物，或放到戰場上出擊，最後也可能變成魔藥原料——」

碼奈醬：「你們怎麼看得下去？」提出疑問。

七煞透：「算是年少時有處理過相似的任務吧？電影也常在演，但真實發生的時候，仍然使人感到難受。」

褐起娜：「在我們原來的世界，歹徒榨取受害者的價值而牟利，相仿的罪孽從未停歇，粉飾太平的巧取豪奪永無止盡。
『貪婪』是填不滿的無底大坑。」

不論處於哪一個世界，終究要與人性的惡念展開戰鬥。

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貪婪
(4)可教化

海鮮狂暴化的季節尚未來臨，海域相當平穩。

體積大得足以舉辦「豪華宴席料理對決」的紅木船艦，揚展灰帆陣列，緩緩停靠它被指定登陸的未開發島嶼。

小艇及武裝漁船簇擁著紅木大艦，遠觀可見艦身局部之金屬補強措施，而身兼鄰國海軍「顧問」的老艦長尚未退休，目前只希望不要出事。

隨艦航行的船客裡，來了一個親戚當王妃的女裝男性貴族，傳說中對方玩得很開，超越了生理性別的刻板印象，開後宮的陣容多女少男，不乏僱傭兵或是還俗者，甚至包括不死不生之「怪物」……

水手們不敢隨興亂講閒話，老遠望見那位肩扛鏟子的猛女戰士就怕了；自稱在族人之間屬於病懨懨的一類，但一出鏟就把敵人拍爛為肥料之殺氣，出道至今依然受到畏懼。

曾有水手起意偷聽該貴族後宮團的深夜動靜，卻聽得整晚一片死寂，此事深深給予眾人一股詭譎莫測的恐慌感，慎重以對。

對於沙漠深處的遺跡，不少貴族的看法是興致缺缺，覺得沙漠荒涼又難開發，倒不如選一座島，砍樹開墾，殖民順便蓋別墅，建築物一律取名為律法管制較少的「農舍」，夏避暑、冬避寒。

防備擱淺，近海下錨後轉乘小船，礁石附近的漩渦傳出怪聲；經驗豐富的探險家優先使用魔術，看看島嶼本體是否超巨大奇獸。

會游泳或沉潛的大型動產，恐造成投資客不願意下注，時不時聽說龜殼上的城鎮全員滅頂，或者荒島長出觸手襲捲船隻。

神色興奮的女裝貴族少爺，樣貌似乎才剛度過成年禮，不熟識的人常常誤認他是弱不禁風的優雅仕女，即使細察骨盆亦常常看走眼，也因此，敷衍示愛者的行為成了慣例麻煩。

壓住遮陽草帽。「到了！到了！有可能採到仙藥『花酒』原料的溫暖小島……」少爺唇潤粉光。

所謂的「仙藥」，秘方流傳自遙遠的國度，有別於外鄉人口中的「伺服器」，世界的地理構造明顯大有差異。

難得出遠門一趟探險，貴族僱用了猛男武僧隊伍特為保護，容不得差錯；宮廷鬥爭使然，王親國戚老是遭遇襲擊，待在家裡躲著也不一定安全，宅邸人員出出入入，不小心就混進了刺客。

眼看女裝少爺已經率領一眾同伴換搭小船上岸，陣容堅強，差不多是正常推平大型副本的實力。

「在地人」使用的珍貴復活道具，通常把持在貴族的手裡，而起死回生的法術，自有嚴苛的條件限制，退而求其次轉化死靈不太妙。

有能力「重生」的外鄉人，或是更特殊的「類不死人」、「鎖血人」、「篡魂者」等等，基於未知法則的平衡性，有些緊急救命的措施無法生效。

在這個世界生下的後代，不一定遺傳到父母的異能。

晴天預見不了暴風雨。

騎乘【假面翼獅】飛行，圓滿額頭略寬的金髮蘿莉全程開隱身術，進行著她個別的補充調查工作；駕駛「機動魔神」畢竟還是太招搖了，萬一吸引貴族私軍大舉搜索，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從天空俯瞰島上，可見貴族派出的探險隊動向，合夥商人則僱用偏弱的低薪小隊先踩陷阱，人命不太值錢，鋌而走險之人夢想著一夕暴富的天賜良機。



人家權貴少爺有先遣部隊開路、除草伐木，眾人造勢保衛，後勤路線可安全撤離，單純是來體驗一下海島上的野外冒險氣氛。

反觀討生活碰運氣的困頓小隊，聽說有的國家會抓人再用法術干涉記憶，騙受害者去從事危險且少有人幹的任務，灌迷湯洗腦。

盾牌顫抖。「目標定在收集植物，獵捕沒見過的野獸太危險了，只希望不要出現巨大的原始蟲族。」《持盾戰士》高度緊張。

一把趁手的砍刀劈荊斬棘，很怕會踩到毒蛇。

「我現在是沒察覺到多恐怖的掠食者啦——」《弓騎兵》其實比較適合在原野地形作戰，沒有座騎就走路。

「買不起重劍的我，無奈只能拿著斧頭。」《斬訣武師》把斧頭充作手杖在用，偶爾發力砍斷擋路的樹枝。

「那個……這裡大概不會有墳墓吧……」《盜墓賊》總是自稱為某某考古學家、遺跡發現者，寧願擅闖有錢的惡人家翻箱倒櫃。

啃野果。「這種果實挺好吃的。」《醫學生》嚼嚼嚼。

「寄生型的植物系魔物很難對付，這時候就需要【喝不死人的消毒枯萎劑】派上用場。」《灰色魔導士》準備好隨時縱火。

基本款的六角均衡態隊伍，算是當今為世人常見的主流。

斬訣武師：「聽說『廢土Lyco-Reco』新推出幾款便便形狀的異色口味，點『綜合盤』就能一次享受到多種迷你『甜便』。」

醫學生：「聽店長說，那種特殊形狀的點心，是她的朋友開發的，營造出視覺與味覺的反差感。」外觀長得實在太像……

盜墓賊：「哪天有任務靠近『毒沼廢土』，再去吃一回吧。」

持盾戰士：「妳們提高警覺心好不好！任務內容好像很輕鬆，報酬卻

調高得不太對勁，這八成是把致死風險統統省略過去的黑心委託！肉眼不可見的怪物、死亡禁忌、規則未知的陷阱，劍與魔法對付不了的詭異現象……」

弓騎兵：「膽小鬼，你開後宮的勇氣呢？」語氣十分不爽。

持盾戰士：「誰在開後宮？本人鄭重否認這種純屬不實的謠言！」

灰魔導：「真的嗎？身為青梅竹馬的我，相當懷疑——明明一開始只有我們兩個人……」又要掀舊賬。

弓騎兵：「這個膽小鬼一開始把我看成男孩，回想起來就生氣。」

斬訣武師：「本來我也有男朋友搭檔，結果他被手段很厲害的女人拐跑；與眾多情敵一起討好對方，原來是綠帽癖。」

隊長，男人不可信，乾脆妳與我結婚吧。」

醫學生：「隊長妳別誤會，副隊長跟我只是關係單純的朋友，剛好見過面又不覺得他討厭，才順勢一同組隊的。」

盜墓賊：「解釋得越描越黑了嘛……」

友情總是說變質就變質。

持盾戰士：「停停停，無謂的爭吵等坐船回去再說。」偏頭痛。

回頭一瞬，面對「悶怨氣」、「鄙夷」、「有好戲看」、「渴望著熱情」、「你自己的事你自行解決」，五種臉色各有心思，隊伍鬧分裂的跡象又出現了。

震驚國際的「五等分屍案」真實發生過，不可不慎。

持盾戰士：「妳們是被下了詛咒嗎？都冷靜一點，吸入瘴氣恐導致情緒不穩；如果是生理因素，快服下朋友推薦給我的草藥糖果，一人一顆，有緩和症狀的功效……妳們幹嘛這樣看我？不信的話，我先吃一顆試毒。」說吃就吃。

甘甜清爽涼口，把草腥味調配得不刺激噁心感。

灰魔導：「喔？是哪個女人推薦給你的呀？」語氣和善。

持盾戰士：「妳也認識啊，是在『新手村』藥局工作的灰髮半妖精，實際年齡可能超過七十歲，名字的音節有點複雜。」

盜墓賊：「但是她的外貌和十多歲的漂亮女孩差不多，目前又是單身，也還沒有生育後代。」述說著相關情報。

持盾戰士：「唉，妳們的妄想真是豐富，老是曲解了正經事。」

不了解普通交情的外人，很會捏造出版本更加誇張的流言。

不被信任的男性戰士走在最前頭，承受著五股彷彿要穿透背部的疑心病視線，總覺得往後稍有風吹草動便不得安寧。

擔當僱傭兵的枯燥乏味生活，並不像是吟遊詩人唱的那樣高潮迭起、可歌可泣，人們在底層的灰色地帶打滾，掙扎賺錢，倒霉送命是家常便飯般的冒險教材案例。

死於內鬥的動機，不外乎是「利益、情愛、偏見」，另外還要再加上外力影響心智的情況。

盜墓賊：「等等，我嗅到了跟環境有差異的氣味。」

天賦利於挖掘土石的獸之部族，對於危機的直覺敏銳。

《持盾戰士》不急著換持單手劍，偏斜砍刀戒備一面。

已經進入戰鬥態勢，《灰色魔導士》站立陣中支援，《斬訣武師》與《醫學生》一組，《弓騎兵》跟《盜墓賊》分別填補陣型的漏洞，見機行事，準備挑選一個方向殺出重圍。

強者分頭散開再會合，而弱者一落單就是步上死路。

灰魔導：「是野生魔物嗎？」擅長隱匿氣息，可用地圖炮清場。

弓騎兵：「貴族探險大隊那邊才有錢，顯得我們很窮，其他僱傭兵想搶劫也不會找上我們。」

醫學生：「所以剩下『連續殺人鬼』、人口拐賣、邪教徒、採花淫賊、作魔法實驗的瘋狂學者、……」都很不妙。

斬訣武師：「不要說立FLAG的話啦！」外鄉俗諺。

持盾戰士：「雖然外鄉人誤觸強大怪物的運氣很旺，但不代表我們這樣的『配角』不會遇到。」

在「主角」成為勇者的英雄之路上，「配角」沒沒無聞，或是當作陪襯，死的死，活出一條分支線的劇情相當危險。

「領外鄉便當」這一句，意味著殘酷的噩運當頭而來。

草叢祟動，然後，屬於人類的左手臂伸了出來——

「救……」手指抓向濕潤的泥土。

灰魔導：「是需要救治的傷者！誼？奇怪，後頭怎麼沒有追兵或肉食性魔物？」和冒險故事書寫的不一樣。

算了，先救人，其他等一下再講。

追蹤祭品而派出的人手，遲遲未回報現況；搶灘集團第一時間先行尋獲小島上的古老神廟，以法術營造之迷霧籠罩山凹，若遠從海岸線看過去，一切天然無比，後來人不由自主地繞著路走，保證走不到有問題的地方。

拔出儀式匕首。「被誰發現了嗎？」戴白面具的主持人睜眼。

參與召喚儀式的成員，清一色是穿了可疑的同一款寬鬆長袍，蓋頭藏面，但有時候會忘記摘下戒指，怕洩露身分而殺人滅口，往往因此破口愈補愈大洞，情報流出，最後引來了可憎的褻瀆者。

「蠢蛋少年搭紅木大船來，他們那邊不可能有人看穿結界。」施術者相當有自信，已事先排除掉不安定的因素。

「難道是召喚穿越者時出了差錯？」期待著拍賣會。「沒可能啊，上上下下都打點好了，到底發生什麼意外？」

計畫有變，眾人得趕快開始撤離工作，把新鮮的穿越者移送回倉庫，免得賠本又留下把柄。

——外鄉人，就律法上的人權十分薄弱。

壓榨穿越者的裁罰條例形同虛設，罪名比不上飼主欺負貓狗的下場。

普遍正值生涯壯盛期的年輕穿越者，包括未成年的中學生，以及還不到法定提早退休年限的社會大人，不分女男，一律在雙眼蒙上布條，纏罩嘴巴出不了聲，並且植入了干擾自我意識的詛咒。

照理說，層層戒備之下，區區一個召喚錯位的穿越者，理所當然應該在命令下達後，迅速被手下們抓回祭壇這裡……

吸食魔藥。「因應這種異狀，該是動用『可教化戰隊』的時候了；都放出去，散開棄子去阻撓敵方，確保我方順利離開。」

至於「可教化戰隊」編入的凶惡慣犯、智能型裝瘋賣傻暴徒，這些傢伙會不會屠殺島上的其他貴族，接著奪船造成更大的威脅？

下等人的性命又不重要！

唯有真神的選民有資格獲得救贖！

執行儀式的既得利益者們，完美達成損人利己的共識。

平靜，迎接陽光的照耀之下，飛天翼獅的影子投射於地，就在一大群人押送穿越者要去上船的半路中，好像有女人反方向走來。

混淆凡人認知的魔術偽裝快速褪去，那雪白反光的長髮被盤成了適合高強度戰鬥的固定造型，不怕因故散髮。

她雙持「銃刃」，其全身上下的裝備皆經過特殊處理，妨礙他人臨時鑑定，也不容易看出材質來源、附魔工序，徹底隱藏著任何表現出來歷的標誌性圖案。

而且，臉戴【護目全防毒假面】，為她毫不掩飾的死亡氣息，更增添一股駭人的威懾感。

沒看錯的話，「安葬俗教」旗下的【渡魂天使】跟隨這個白髮女子的後腦勺不遠處，旁邊還有扮作小動物的「他教」神使賣萌；就算牠們單純只是待在一邊喊加油，那也是不容小覷的額外威脅！

「去死！」先聲奪人！撤退一方立刻發動高殺傷性的魔咒聲光彈幕，身心狀態已服用過魔藥，幾乎無詠唱便瞬發強大的法力！

不論前方站著何人，倚靠財富的龐然暴力轟炸下去就對了！

法術過飽和攻擊掃蕩而過，卻揚不起煙塵——

解除了隱身模式的【縮水版COSTDOWN機動魔像・盾盾衛門】，渾身煥發亮彩，一大塊穩若城牆的魔盾塗裝光滑如初。

它代為承受了所有傷害，不痛不癢。

嘿？「那是什麼——」眼角訝然瞥見柔順的美好白髮。

不拘泥於距離的單體攻勢，射遠、切近，銃刃之舞隨即撕裂了撤退者的隊伍；想抓來穿越者當人質的心思，則受到多方暗處狙擊的射線壓制，同時，動作熟練的戰術小隊自後方包抄而至……

血花舞者閃過了每一發流彈、亂箭，迴避得美姿感人驚豔。

全然打亂敵人的預判。

穿越者的服裝風格很好辨別，突發混戰並不容易下錯手。

——「可教化戰隊死去哪了？爾等犯下大錯……」強人脫身遁出。

「大概被活潑的森林朋友困到陷阱裡吧。」白髮女子回答。

除了召喚來異世界的穿越者以外，這些壞人平時也會抓捕奴隸作買賣，賺取經費不擇手段，仇恨拉得處處無不是敵人。

講話拖延時間。「不可能！那些下等人受過魔法改造，森林亞人絕對不是他們的對手！」

但若是算進僱傭兵、異教徒，確實有辦法逆轉勝負——

現身。「你說是就是吧。」不等敵方備妥反擊的偷襲手段，支援搭檔的黑髮女性趁隙接招，雙持手弩輪流疾射其各處要害。

下足工本費打造的精工弩箭矢，一支接著一支燒錢，透過傷口，從敵人體內干擾力量的運作。

「刀槍不入體」、「幸運閃避」、「超再生」、「變身下一階段」、「轉移死傷至咒術的被害人」……能力越是不可思議，制約條件越是苛刻，代價高昂得當事人付不起；濫用越多次，則越容易被調查出來破綻。

掙掙悅笑。「外鄉人的戰鬥能力，也不過就是如此……」致常人於死地的噴血傷勢，彷彿對這傢伙完全不起作用。

白髮女子：「絕招即死後會變身的假設，可能性相當高。」試射。
黑髮女性：「最好還是小心自爆機制，魔術結界不一定攔得住。」

默契密切的「白黑雙煞」，並不急著收割敵方的性命；纏鬥至取得一定的作戰成果，目標是救回這一批被召喚的穿越者。

假如目測實力最強的歹徒瀕死，一旁還有負責補血的「臨時隊長」維持對方的殘血，精確控場，不讓敵人在死後發動異能。

時機交錯的戰技，迫使諸多耗時的能力因此被打斷，難以集中精神，時不時照來一道聖光，有效抑止敵人肉體的畸變。

「爾等何時有了即將獲勝的錯覺？真神觸手即可干預光陰！」

神奇信仰能力的發動，往往沒有供人依循的道理可言——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為了避免神力時靈時不靈，通常還會額外增修戰士系或術法系的技能，怕沒通過「考驗」就是死路一條。

主觀似乎向著「未來」流動之時光，緩緩遲滯趨慢，一抵達「時停點」的當下，當即見識到回溯過往唯一道標，於收束以前發散。

穩贏了。「爾等全體，將要迎來命定之死……」邁出一步。

真神威能至高無上，價值永恆、信心加持、先知布局、完美無缺，可說是勝券在握！

和邪教無關的僱傭兵小隊看熱鬧，約一天前救了一個身分不明的年輕小女生，衣著相當類似於外鄉人設計的學生制服；穿外鄉制服的癖好廣泛流行，並無法藉此斷定她是否外鄉人。

烘乾藥草。「早上醒來，該輪流守夜的隊友，全部睡著了，那名穿制服的陌生女孩就那樣消失；客觀而論，沒有證據表示我們曾經救過一個被邪教迫害的落難者。」

務實的《持盾戰士》侃侃而談，眼下，他們休息於一處視野不錯的空地，而例行公事的基層騎士略過了這一支隊伍，不想浪費時間在跟平民談話，要秉持貴族的驕傲及榮譽。

灰魔導：「你對那個制服女孩念念不忘，是不是看對方長得可愛，後悔沒在她不省人事的時候下手？我的法袍不性感嗎？」

弓騎兵：「喜歡學生制服……？」記住了小細節。

醫學生：「聽說邪教徒在召喚外鄉人——那很危險，經常冒出披著人皮的怪物，所以還是付錢點餐召喚異世界美食吧。」

斬訣武師：「嗯，贊成加一。」同感，熱情支持建議。

盜墓賊：「島上有神廟……可能也有寶藏或值錢的古文物。」

男性戰士嘆一口氣，繼續利用【火焰魔術】處理藥草。

接下來的旅途，話題八成會圍繞著「制服」打轉……



有組織、有實力的「外鄉強者」，藉著「美食工商親善觀光團」的謎之名義，到處遊覽；某一位被「金魚姬」婉拒求婚的《黑魔法使》尤其出名，他獨自喝悶酒的小吃店生意因而變好。

有時候，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金魚姬比「法統處刑機關」先一步打敗外鄉強者的傳聞，自是淪為民眾茶餘飯後的閒話，顯得外鄉人親和多了，不是只有在地人高攀不起美艷華麗的金魚姬。

生氣氣。「要找點事挽回我們組織的名聲……外鄉人扮成僱傭兵，抓幾個來殺雞儆猴如何？」招風耳提出血腥的謀劃。

「法統處刑機關」的據點，貼近在地人的生活，鼓吹排外、驅逐異種族。

「怎麼可能？包含『黑獸』在內的戰鬥專家，最近聚集在沙漠中探索，我方有多少條命能招惹他們？」鼻頭紅紅。

牽連無辜過多的緣故，敵視「法統處刑機關」的勢力多不勝數，日子是越來越難混得過去，不得不轉為地下化的隱秘行動。

獵殺外鄉人！談何容易？

「弄不了已知的外鄉人，上頭再傳消息說，召喚外鄉人的貨源出大事，不曉得被誰劫走——」大門牙低聲講。

缺乏原料，一整條強化魔藥產業鏈岌岌可危。

啃【興奮草】。「出貨前的緊急事態……好在，『替代品』多的是，『預防性排除』潛在禍害的時候，該動手了。」紅鼻吸涕。

算是民營的劊子手，攤開了組織幹部寄來的懸賞任務狀。

為了世界和平。「『飛恩麗露·嘶拉格』——百塔術法學院的學生，也是本日任務必須捕獲的『活魔石』。」招風耳覺得非常值錢。

「唉呀呀，看她去年入學後的課業成績不怎麼樣，難有起色，更沒有覺醒貴族家傳能力的記錄，那隨便派幾個人去抓吧。」明智。

不具備實戰經驗的話，肯定弱到極點。

縱使一群學生聚在一起，整體戰力並不會強到哪裡去。

翻閱其他情報。「『阿諳裘·馬颶·月許令葡』，家道中落得不值一提，勉強以【強化肉體魔術】達到『奏鼓魔人』的程度。」

「弱者物以類聚。這個『辰庫攸·旖脩旒』雖然覺醒『鍵盤使』和『鼠師』雙重能力，但兩者皆為半調子般發揮，天賦不佳。」

「最後這位我行我素的『綺藕·芒放簾』，被評價為天才，但她所學的法術傾向輔助類，構不成多大威脅。」

貴族家系培養的七種能力，以「踏墊舞者」的單體戰鬥力最強，其次是需要隊友配合節奏的「奏鼓魔人」。

「把柄之手」勝在個人特化專屬秘技，讓對手猜不透。

而「鍵盤使」、「鼠師」、「集換式卡牌決鬥士」此三類，相對適於隊伍的後排定位，或居中擔任指揮官。

旅法師遺留的「桌遊演劇」最為神秘，困難得止步於學術研究階段，分項繁多且不一定簡單，翻譯外鄉詞語更是一道門檻。



觀察懸賞對象與同學們，已經和「僱傭兵二人組」分開；時至黑夜，開挖遺跡的小規模冒險果斷暫停，犯不著跟晚上活躍的死靈怪物硬碰硬，四小法師走回附近的偏僻露營區歇息。

如果要求僱傭兵看守她們挖掘的地點，那得額外增加報酬，不過這實在沒有必要，資深尋寶客看上的是「大型陵墓」，群眾分擔風險；為了少少幾件古董而刻意去引怪，計算成本不是很划算。

黑暗的環境，大幅增強死靈的實質影響力……

集體潛行。「與獵物她們一起露營的人——」是不是變多了？

大家頓住腳步。「是障眼法嗎？不對，一開始的另一支隊伍，僅有七個人與一條小狗，其中一人甚至是未成年的孩童。」

《情報屋》、【火舌小獵犬】、《魔毯旅騎》、《美食家》、《博物學者》、《演說藝人》、《萌獸使》、《酒商》；單看這一群弱者的主職業，綜合戰力堪憂，遠遠比不上四小法師。

但是，後來的這一大批人，從正在帳篷外活動的人員估計，偏戰鬥向職能占多數過半，分組均衡，依稀帶有軍事編制的風格，動作也受過一定的群體戰術訓練，難道是某王國特派的女子兵團？

她們是誰？忽然冒了出來，情報斷層不容忽略——

舉火把。「哈！我就知道！被壞蛋盯上的弱女子，指的就是『我們』！」改造全詛咒裝備再進化的貴族小姐，正氣凜然！

是正牌的「搞笑役令嬢」！

「這個『我們』，應該不包括『妳』吧……」雖說被除了名，但是身為聖女之資的實力，絕對足夠應付戰鬥。

起手式，先來一發極大熟練度【聖光】！腦髓在閃爆！

爆發光輝洗地！預先設置在外圍的【夜幔結界】全面封堵，防止溢光讓位居遠方之人注意到！

淹沒心靈的光流散出口鼻、滿喉通耳，染亮了皮肉血管骨頭！

提前作好防護措施的營地「居民」，由戰鬥組一擁而上，能捉活口就捉活口，方便拷問情報，還能送去與其他勢力進行交易。

貴族小姐：「我怎麼覺得【聖光】應該不是長這樣子……？」

除名聖女：「只有神明知道的能力，問我也不是很懂呢。」

關於營地內部，廣義上的非戰鬥人員合作研究【沙漠巨蠍】，須小心去除毒腺，據說蠍肉跟龍蝦肉質差不多，節肢殼層的內膜可供熬湯，它全身都是寶，特地買一本《蝎肉食譜》試作烹飪。

營地裡裡外外，忙來忙去。



僱傭兵二人組「白黑雙煞」另有要事，在確認過來襲者對營地「沒有影響」之後，她們倆立刻動身。

臨行以前，鎮住場面的金髮蘿莉大法師揮手道別，她正在隨意指揮大魔像打怪、殲敵，可說是各種意義上的最強作弊戰力。

白髮女子：「窩哪斗，大家就拜託妳囉~~！」燦笑。

黑髮女性：「保重，我們的朋友。」忘記了片名的電影台詞。

藉由「魔鏡」發動的長距離活體轉移，便利是很便利，就怕濫用它過度會出意外，傳送事故往往徒增死傷。

既然行程不急，那麼慢慢來亦無妨。

簡單召喚來兩匹【真・普通駱駝】，於是展開了月下漫遊，路線的指標物是高聳入雲的謎之上古石柱，濃濃的奇幻氛圍。

沙漠地圖的溫差變化之大，裝備不齊全會很吃虧。

遠處，【沙魔極巨蠕蟲】戒慎恐懼地探頭，觀望兩騎旅伴踏沙蹄痕，直到確認這兩位沒有動手的打算後，它才悄悄地鑽回獵場，先往反方向爬遠距離才比較安心。

邊走邊聊。

黑髮女性：「這個世界，多數的貴族很好打發呢，心態也是好面子嘴硬、欲蓋彌彰，說不過事實，話題就繞回對方有沒有錢、權力夠不夠大。」

對於打從內心看不起的「平民」，自以為是相對優越的存在，導致無意識地視而不見諸多漸漸惡化的日常問題。

若是自身的權益不受影響，那也沒有必要去管平民的死活；發表幾句名言開示愚昧，就已經是天大的恩澤。

白髮女子：「如果他們不好騙，我們玩家就沒辦法利用情報的差異，操作起資訊戰。剛剛呼希急著返回店裡，看來她是真的迷戀上了『年輕版咪卡老師』。」沒必要去拆散。

還不確定能不能回歸現實，自由留下來也是一種選擇。

幫助新手融入世界觀的「魔法小卡」登入各類型看板求知，其他的附帶功能對高等級玩家而言，幾乎純屬雞肋，棄之可惜。

黑髮女性：「真美前輩製作的『禁咒捲軸』，都還沒有用到。」

白髮女子：「暫時存而不論；這彈藥庫一炸開，會嚴重改變現有的地圖，貿然動用並不妥當。」

講得很理性的模樣，該用時卻能毫不猶豫地放肆發動——

黑髮女性：「遊戲的邪教跟貴族暗中勾結，是基本設定的主線任務環節沒錯，但為什麼——」

慎重取出一份牛皮紙文件袋，內容物是一疊雙面印刷密密麻麻黑字的紙本資料，紙色潔白、吸附性佳，質地柔韌度不俗。

……居然，是現實世界的A4紙！

白髮女子：「文件紙袋的材質，以及整疊A4，經過【鑑定】都只能獲得模糊的粗淺描述；『紙』、『形狀』、『顏色』、『數量』，沒有更詳細的訊息。」

黑髮女性：「紙面上印刷的內容，很像是一一從公權力系統外洩出去的詳細個人資訊，感覺經過篩選。」

以前也學習過多國語言，而個資版面的格式大同小異。

白髮女子：「印刷的時間點，恰好是在我們穿越的那一天後、我們利用『魔鏡』探知情報之前，這中間的日期。
邪教召喚儀式的地方，搜出了這種關鍵物品……」

黑髮女性：「所以，邪教徒藉著這種疑似來自『現實』的文件，指定好被召喚的倒霉鬼？」直覺聯想。

白髮女子：「文件怎麼穿越來的？又是誰在送出這些個資？跨越兩個世界之間，如此這般的詭異交易，多半不是個案。」

長久下來有利可圖的話，照理說會擴大經營、提高「交易量」；往昔查獲的拐賣案、失蹤事件、人間蒸發現象等等，或許有一定比例，與異世界的超自然因素相關。

黑髮女性：「把現實的人類當作『商品』，歹徒想跟異世界交易什麼貨物呢？地球的法律沒管到這一塊，魔法犯罪什麼的，後來都變成世紀大懸案吧。」

白髮女子：「魔法什麼都有，換取超能力、壽命、財富、幸福之類，也可以隔空執行咒殺，或讓別人無條件順從聽話。

生活條件各方面，用主觀相對低價值的人命，拿去兌換糧食、飲用水，甚至是滿足口腹之欲的高級異國式蛋料理，享受著自私自利的欲望。」

「三柱教・大結界聖堂」入口大廳的角落，救難犬孃沉睡於微微飄浮的魔毯上頭，魔毯自動阻卻她睡相太差而翻滾的動態。

搬走了座椅，騰出一大塊室內空地，收容了老弱婦孺；傷者或病患，則需要另選地點安置，以免突然有疫病傳染開來。

年輕力壯者住帳篷、縮睡袋，災區周遭搭建起簡易的臨時小屋，更有不少人大致清理災後的廢墟後，暫且找個地方住下。

找親戚與朋友投靠一陣子的在地人，啟程前往外地。

被炒作得高價驚人的臨海房地產，一晝夜間，災區地帶瞬間暴跌至逼人破產欠債快跑路的地步，不少豪宅人去樓空，遂被徵用以供災民居住，遮風避雨。

結界定錨的僻靜燈塔之地，塔座安定懸崖，護欄具有防止外人攀爬的附魔作用，景象荒涼得一點也不美，就算宣傳為觀光勝地也沒有遊客徘徊，路口告示牌被貼上家常小餐館的廣告狀。

晚間海邊人煙稀少的懸崖，很適合情侶來此講鬼故事、自己嚇自己，前提是要小心壞人聚眾劫財又劫色，不把人命當一回事。

回頭。「兩位總算來了。」在沒人打擾的所在，盡情練習演奏的《小提琴聖女》全身洗香香，擁有著不脫衣物即可淨化肉體、清潔服飾的旅行必備異能。

「晚安，三柱教的聖女大人。」白髮女子打招呼。

「聖女大人吃過宵夜了嗎？」黑髮女性遞出夾餡酥餅。

小提琴聖女：「不、不，不用了，我最近在控制飲食，不然又得修改禮袍……」消息傳出去，又要被人酸言酸語大作文章。

海上些微幽火飄浮，看就知道是水域型的死靈系怪物。

小提琴聖女：「關於你們想尋找的『淚痣美男子《裁縫師》』有下落了，他的行蹤曾出現在山區某一鄉村，幫當地的居民修補過裝備。

不過那附近一帶經常性『缺魔』，只在深夜維持小規模的結界，非戰鬥人員面臨怪物的生存壓力不輕，情況怕是凶多吉少。」

黑髮女性：「有情報就很好了；快點找到我們後輩的未婚夫，她才不會繼續每晚作噩夢，服用魔藥才能安眠。」

白髮女子：「三柱教的情報網找不到人——最近出了什麼事嗎？」

好敏銳的直覺。

小提琴聖女：「真的出事。」坦白無所謂。「調查員的人手，主要被挪去探查魔藥市場；市場上，有風聲說要全面抑止藥價，於是高價位魔藥的製作者怕賠本，紛紛棄單。

原本只是稍微貴一點的魔藥，產量頓時大減，然後開始有人炒作庫存，或稀釋再稀釋後按原價賣。」

黑髮女性：「問題出在隨之降低成本而獲利的『替代品』，對吧？」

白髮女子：「八成，黑市裡的安慰劑、黑心假藥、低價低效藥、純治標藥、高副作用藥等等，連未經完整分期試驗的新藥，也統統急就章地流入市場……」

上有律法，下有財路。

小提琴聖女：「吃遭到魔法污染的食物，也許數年後才會發作症狀；但魔藥裡提煉的成份夠純，毒素同時濃縮，沒死剩半條命躺著還算幸運，有的人一服藥就變成怪物。」

白髮女子：「用召喚來的異世界穿越者『製作』魔藥，與魔藥市場的事情有關嗎？」

小提琴聖女：「那是更加嚴重的『禁藥』……根據旅法師遺留文獻所提及的理論，穿越的過程中，必定沾黏域外邪神之標記，想去除得花上漫長的歲月，甚至永遠存留。

不管藥效多好，禁藥副作用都是極為惡劣的缺陷，服用後就馬上暴斃的傻瓜造成污染，處理那種屍體特別麻煩，不像一般的行屍走肉燒一燒就完工。」

黑髮女性：「三柱教的工作，很辛苦呢。」

小提琴聖女：「就是啊！不像僱傭兵或冒險者那麼自由，更必須時時刻刻維持良好的形象；遇到愚蠢魯莽的貴族騎士，還不能一拳揍飛——咳，是給予優美的建言且說服。」

不用怎麼套話，《小提琴聖女》大吐苦水、連發牢騷，最後三人還是一起去深夜營業的「小精靈食堂」吃吃喝喝，勉強撫慰了聖女大人的心靈。

體重？腰圍？臀圍？贅肉？明天早上以後再說吧。

<FIN>